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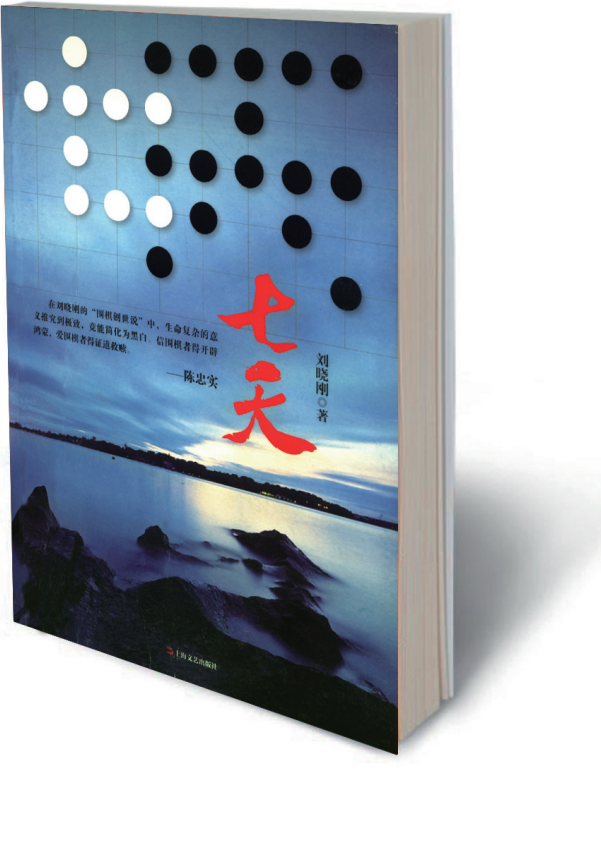
面对无极时空的存在叩问

□李 星

刘晓刚新世纪以来，接连出版了《活成你自己》《天雷》《夜奴》等长篇小说。他的写作以形而上的心灵姿态不断思考着生命和人生的意义。或是在父一代和自己一代的信念和追求中追问人生真谛（《活成你自己》），或是在残酷热烈的成功与寂寞的毁灭中，揭示体制的弊端及智慧与机遇的迷茫（《天雷》），或是在东与西、中与外的商业和财富战争背景中，思考人性的善恶、灵魂的归宿（《夜奴》）。贾平凹在给《夜奴》的题词中，就称他为70后作家中的一个“异数”，并称赞他“视文学为最后精神归宿的创作态度，以及独特的格调 and 广阔的视野”。《七天》意蕴始终未离刘晓刚一以贯之的对社会、人生、人性的形而上思考。

“七”这个数字在中外宗教、民俗中都有着特别的意义。在《七天》题词中，作者用了上帝“休息”的基督创世说，但小说的大章结构和章内以干支计时的节，却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天人合一”的无极意象与生命观念。在一天之内的若干个干支的时间中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围棋棋人的生活 and 人生命运次第展开，相互印证着作为一种需要生命和智慧、精神与思想修炼的艺术的围棋文化精神魅力，那些专业和业余棋人的命运与人生，善恶与功罪，现实与超越。这种在关键时刻，反复淡化棋评输赢，强化过程的散文化叙述，不仅让人由361个交叉点的围棋棋盘，联想到永恒时空中的宇宙与星辰，还想到中国传统美术结构的散点透视。它强化了文本与题材内容相一致的宇宙哲学意识，又削弱着小说的可读性。不过围棋界人将怎么看《七天》这部近30万字的书，但就笔者的阅读体验看，它的语言文字，每个场景，每个人物的氛围和行为，心理与意识皆可谓雕雕琢琢，含蓄隽永，甚至每节都可当成美文来欣赏，但国别各异的纷繁背景，经历各异的人物要让人们一下子记住，确属不易。这可能，也一定是刘晓刚《七天》的一个缺点，但却不一定是他的小说艺术的失败。以某一读者群的难读好读来判定一部创造性艺术文本的优劣，在当今又成为一种批评潮流，这种让作家屈从于世俗兴趣的所谓“批评标准”，是扼杀文学艺术创新和作家艺术探索精神的一剂毒药，它出自某些专业人员之口笔，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。

其实，读了《七天》，它的情节、故事，还有主要人物都是清晰可见的。一条线索是浅井秀海和他的学生万松，万松的学生唐海、慕容亮的人生和艺术足迹，一条是高桥和他的学生苏醒；一条是韩国围棋拓荒者柳相烈和徒孙金俊浩；还有下海经商、长期居于国外的专业棋手老教。浅井秀海本是在中国长大的棋手，因为家遭不幸，被



日本浅井家掌门人浅井浩明收为义子，并排除外甥高桥而选他为家族的继承人。这种舍亲求疏的选择源于他们对围棋艺术的不同观念和人格信仰。浅井浩明执著的是世界本质的“寂灭和死亡”的通透，而高桥的信念是“有围棋，天堂地狱皆可”，是“强烈的欲望”，而浅井秀海却从围棋世界中看到了这世界争斗不息，如战争的“苦”，是向往心静如井的解脱境界。而在中国经历了“文革”浩劫，下放草原牧区，又经历了商海拼搏的老教，信奉的却是无拘无束的自由和浪漫，坚持“艺术家根据自己的需要生活”，然而从他对他当年朋友的两个遗孤的抚养和倾其家产，斥巨资成立中华围棋基金会的仗义之举，人们还是感

到了他义薄云天的大境界。而在下一代或二代棋人万松、唐海、慕容亮、苏醒和金俊浩、太田正一身上，则是浅井的禅佛人格，高桥的欲望人格，老教的自由人格的投影。不过他们并不是师徒对应的，而常常有种瓜得豆的意外。

多国风光，异域风情，商海情天，波诡云谲，在围棋之外，作品还写到了最近北非洲的战争和中国负责建造的枢纽工程，写了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家、数学天才，写了英伦爱尔兰的独立战士，缅甸金三角的赌石生意，泰国的僧人，中国的少林拳，参加过祖国解放战争和中越之战的两代将军，武夷山朱熹故乡的风光和文化，写了唐海之父唐翰及其同事仇大英的正邪参差，怨恨恩仇，写了业余棋手谢大风，印度禅僧卡卡，以及露露、菊子、小四、罗娜等女性多样的情感和婚姻生活。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是迷恋和向往着围棋和围棋人精神的。而从浅井、高桥、万松、老教、唐海、慕容亮、金俊浩身上人们都能看到中、日、韩等国一些棋界名人似曾相识的影子……《七天》确是继阿城《棋王》、储福金《黑白》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棋题材小说，它们共同表现了作为中华文化瑰宝“琴棋书画”艺术之一的棋道和人道的精微幽深。所不同的是，《七天》将其放在世界东方、西方的更为广阔的当代商业文化背景上，放在中、日、韩三国历史及精神文化传承的背景上，带上了更多精神文化密码的神秘色彩及东方人格的神奇魅力。两代浅井和万松、唐海等以佛陀的隐忍、包容、和平、寂灭而高贵，老教、高桥、慕容亮、金俊浩等人以欲望、暴力、藐视权势和规则而灿烂。对物质和精神，欲望和寂灭，魔道和佛心，峻急和容忍，功和利等等从古以来人性、人格心理中种种对立的因素，作者并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道德判断，更倾向于以“欲”为人性的本体：“住欲中去，于欲中求解，无欲则无解”、甚至认为“离开了罪恶，人类无法生存”——与马克思对关于“恶”也是历史动力的肯定不无相通之处。而立于欲望泥潭，向往自然和谐，宁静的彼岸苍穹，或许更是作者心境之所在。

从《七天》中我们强烈感觉到那些天才棋人如社会芸芸众生一样的生的痛苦，去的迷茫，选择的艰难，《七天》以常常不到千字的速度，写了整整3年，刘晓刚是一个以写作为生命和精神归宿的不无传奇色彩的作家，《七天》正是他面对自己十分痴迷的围棋这个无极世界，又一次“叩问”存在的呕心沥血之作。比起棋艺、棋人，他更是为自己的心灵精神而写作。

（《七天》，刘晓刚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）

《木兰诗》不是唐朝以前的诗

□苗得雨

多年前人们还不曾注意到,《木兰诗》在唐朝以前的诗或民歌中很有些“另类”。它语言通俗,韵律整齐、工整。这是唐诗才开始有的特点。全诗62句,几乎五言到底,只有个别七言、九言相间。唐诗有五、七绝,五、七律,古风中有不等语言相间,但不同古体,仍通俗。唐前的诗或民歌,就是家喻户晓的《敕勒歌》(同是北魏时民歌),也是后3句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”家喻户晓,前4句像一段说明词,有人说“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”也押韵,然而不通俗。

老家县一位古文化研究家何玉环,他大半生研究、考证,发现了好多问题,其中关于《木兰诗》,他在1959年上高中时,就发现不像唐前的诗,以后考大学,名落孙山,得以有机会在家继续研究,终搞明白了。仅关于一文,就写了3万余字。全书《中国古文化概论》出版后,我当即读了。尤细读了关于《木兰诗》一文。我推荐给我的老大苗长水读,他读了,也和我有同感,我们都觉得何玉环讲得对,有道理。

多少朝代都一直说,《木兰诗》是北魏时期的民歌。北魏从东晋时开始,止于南北朝,历经148年,然后西魏22年,北周24年,再经过29年的隋朝,是唐朝,前后约200年,却是3个朝代。何玉环的研究发现,《木兰诗》中说到的有些事情,是唐前没有的,有的是犯忌的。如“可汗大点兵”,“可汗”是北方少数民族对最高领导的称呼,唐前的朝代中,对这种呼是犯忌的。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三年11月到贞观四年3月,发动进行了对最恶也最凶的一股突厥颉利可汗的战争,取得了胜利,“贞观四年3月颉利被捉,使西域小国彻底脱离了突厥的压迫,一齐到大唐都城长安给唐太宗上尊号。请上为‘天子可汗’,上曰:‘我为大唐天子,又下行‘可汗’事乎’!此时群臣及四夷都长激动山呼可汗万岁!”是以玺书赐西西北郡长,(对天子)皆称天可汗。不称大唐天子,或皇帝。(见《御批通鉴辑览》卷50)贞观三年11月出兵到转年的4月结束了这场战争。从北魏到隋到大唐三朝的北疆之患,到唐太宗手里彻底解决了……从三皇五帝到如今,汉天子兼称可汗的,只有唐太宗。”何玉环还感慨,颉利被捉后,并没有被处死,“唐在云中建单于都护府,控制大漠南北。又命颉利可汗领突厥子民驻守原地生活。”觉得相比那把战败国主绞死的所谓“现代文明”,“其文明不如六世纪唐太宗文明”。在唐太宗被称“天子可汗”,“可汗”不犯忌时,诗中才有对“可汗”的正面描写。木兰出征前有“可

汗大点兵”,胜利归来见天子,有“可汗问所欲”。历代国君,有称王,有称帝,独唐太宗李世民称天子兼可汗。

二是,“策勋十二转”,策勋制,北魏时还没有,自西魏时立(大丞相宇文泰创制),但没有十二转,隋朝才有十一转。唐初才有的十二转。一转武骑尉,二转云骑尉,三转飞骑尉,四转骁骑尉,五转骑都尉,六转上骑都尉,七转轻车都尉,八转上轻车都尉,九转护军,十转上护军,十一转柱国,十二转上柱国。木兰得十二转,是最高勋位,可以当尚书。武德四年,李世民在其老爸爸李渊当高祖时任天策上将府主持人,策勋制由天策上将军主持制定颁布。

但“木兰不用尚书郎”,这就是第三,“归来见天子,天子坐明堂,策勋十二转,赏赐百千强。可汗问所欲,木兰不用尚书郎,愿借明驼千里足,送儿还故乡。”“明驼千里足”,是颉利可汗的坐骑,此时是战利品,咱木兰愿借一用。

四是“对镜贴花黄”,古代少女的这种装饰,是唐代开始的风俗。北魏时还没有。

五是当时那场战争领兵的是李靖(率十万大军),此人在隋朝时任马邑郡丞,已是一员勇将,唐高宗时任行军总管,唐太宗时任兵部尚书。此人文武双全,有著作《李卫公兵法》,据传还写过《木莲诗》。李靖号青莲居士,“木莲”、“木兰”音近,两种不同乔木,后者落叶乔木,前者常绿乔木,又名“木芙蓉”。何玉环猜想,《木兰诗》是否就是《木莲诗》?他有那场战争的经历,情况熟悉,写起来得心应手。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,《木兰诗》就艺术风格来说,毕竟民歌特点浓,而凡民歌,常非一人、一时所作。根据民间流传,李将军作的修改,也有可能。

何玉环还说木兰是否真有其人,家在哪儿,买马与马具的东西、南、北市在什么地方,一早一晚到黄河边,应是从什么地方起身,以及为什么那场战争只有半年却写为12年,等等,我觉得这些都属于艺术安排,艺术处理,是艺术表现生活的一些方法,没有必要都去考证。不同于上面那些唐朝以前没有的事。

对何玉环一书,我有题词:“半生研究古文化,成果闪亮甚可夸,坎坷走出真学问,草根也开大红花。”为写此文,笔者作了仔细的校对、核查,并顺写进自己的一些思考、见解,特请有兴趣者阅正、研究。

（《中国古文化概论》，何玉环著，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）



1935年,在革命老区四川合江县发生了石顶山武装起义。石顶山武装起义是惟一一次红军长征途中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为策应红军长征举行的农民起义。肖大齐、刘盛源的第一篇小说《双枪老太婆》,旨在以真人真事为蓝本,融以当地文物景点,还原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,再现合江红色革命英雄群。杨其生、李亚群、赵欲樵、袁崇杰、冯剑魂、谭子清、向玉章、黄纯伍等仁人志士的形象,都在书中生动复活。尤其神出鬼没、智勇双全的另类英雄“双枪老太婆”的形象,强化了文本的可读性。

《双枪老太婆》篇幅22万字,计分28章,采用读者喜闻乐见的传统的章回体写作,行文质实,跌宕起伏。小说开篇即讲述在大红苗寨,两个6岁的童男童女被用来祭天。聪明的童男王坤庭关键时刻冒充神灵附体,让他和童女杨玉娇得以死里逃生。两人长大后情投意合。王坤庭先拜任老大为师,练就百发百中的打双枪绝技;后跑到贵州,跟着华师傅学会上刀山、下油锅、爬高杆、攀绝壁、走钢丝、跳戏等绝技。五通场的有钱人贾宝器,纠集八等地痞混混打伤老大大,踢死任大嫂,抢走杨玉娇,导致杨玉娇跳岩,杨父病死。王坤庭愤而串联苗家兄弟秘密复仇,贾宝器终被一位披头散发的“双枪老太婆”引入深山烧死。于此,传奇的小说帷幕正式拉开。

此时军阀混战,民不聊生,形势千疮百孔;刘幺平等当地土豪劣绅则欺男霸女,横行乡里。苗族姑娘春花被父亲卖给放高利贷发迹的刘幺平抵债,春花的恋人、苗家青年阿土义愤填膺。继之王坤庭的哥哥、苗寨首领王坤和被团丁打死。官逼民反,终于,百姓奋起破仓分粮,刘幺平被枪毙。王坤庭一度在石顶山组织清水袍哥打家劫舍。不久,共产党人杨其生、李亚群、赵欲樵等来到穷乡僻野,以王坤庭袍哥组织为基础策划武

传奇与通俗的魅力

□张宗刚

装起义。最终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纵队成立,在大山中打游击,让当权者十分头痛。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,但它爆发于红军二渡赤水和三渡赤水的紧要关头,国民党不得不紧急调集川黔军队围剿,减轻了中央红军的正面压力,有力地配合了红军长征,在中国工农革命史上留下灿烂篇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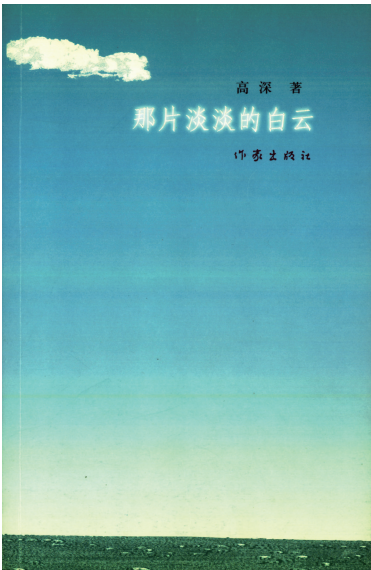
全书细腻摹写了大红苗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风物民俗:占卦、抽签、杀牛、宰羊、扫寨、封寨、祭树神、看神水、请巫婆、跳傩戏……犹其苗人祈盼五谷丰登的祭山节上,上刀山、啜唾酒、吃烤羊、竹竿舞等种种仪式的描述,富于时代气息和人文趣味。至于当地葱翠烂漫的山岭,百鸟和鸣的林间,斗折蛇行的山间小河,土木结构的正方形碉楼等景致,无不令人神往。正是这样的灵异之境,才化生出杨玉娇式的美丽的苗家女子。书中穿插着王坤庭与杨玉娇、与华英的爱情,阿土与春花的别样爱情,还有苗家青年男女以歌声传情私订终身的场景,颇为动人。

除暴安良的革命者双枪老太婆,是石顶山的“魔鬼”、官府的心病,又是百姓的福星。据说他飞檐走壁,神乎其技,能够只身独闯大牢救人,在几百名川军眼皮底下溜掉。尽管起义失败了,但关于双枪老太婆的种种传闻延续不绝:月黑风高之夜,双枪老太婆频频出现,但凡作恶多端的当地大户,都会受到惩治。事实上,明眼的读者已经了然:双枪老太婆即王坤庭,王坤庭即双枪老太婆,一个苦大仇深、居无定所、吃百家饭的坚定革命者。他几经摸索,终于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革命道路。

《双枪老太婆》节奏明快,好看好读,遗憾的是在写法上未能突破《红旗谱》《林海雪原》等“红色经典”的套路。作品着意突出善与恶、忠与奸的对立,却不免因此导致人物性格的扁平,缺了一种辩证的人性理念。“双枪老太婆”一书名,作为对源自《红岩》的经典性语词“双枪老太婆”的仿词,略带一丝取巧意味,显得特色不足。小说中有些地方流于平铺直叙,不时见到“公文体”的影子。这是需要作者在今后的创作中引起注意的。

（《双枪老太婆》，肖大齐、刘盛源著，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）

■书斋札记



礼赞真情世界

□佟明光

春夏之交,高深向读者推出自己精选的散文作品集:《那片淡淡的白云》。作为驰骋诗坛数十年的诗人,在出版了几十部诗集、杂文集之后,这是他惟一的散文作品集。从年轻时候就以忧国忧民,关注民生,愤世嫉俗,干预生活著称的他,满含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真挚情感,以及对大自然和土地的依恋,以极富诗情画意的文字描述纵横捭阖,说古论今,追忆往事,充分表现了一位具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的老知识分子跻身当代,关注苍生,不倦不辍的人生追求。

他的爱憎鲜明而又执著:

他的思想睿智而又敏捷;

他的心境是宁静自然的;

他的文笔是洗尽铅华的。

高深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活工作28年,对于那里的各族同胞怀着赤子般的深情,且早已见诸于他的许多诗歌作品。他在宁夏多年从事新闻记者工作,日复一日深入基层,与那里的人民相濡以沫,情同手足,是时下倡导的“走、转、改”的先行者。散文《西海固的后代》,以短短3000字的篇幅,不仅勾勒了马六十、哈麦得、马哈麦三代回族人的生动形象,而且深刻挖掘并展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,以及西海固地区30年间大跨度的变化,有着版画般的立体质感。在作家笔下,“沉默的像一座秃山”的马六十,曾有一个天真的愿望,想用存在瓦罐里的零碎钱,亲手给上岭村的孩子们盖两间教室,办一所村学。只可惜“真主没给他足够的时间”,便撒手人寰了。马六十死后,乡亲们想在他的坟前为他树碑,却苦于村里无人识字,只好为他竖了一块无字碑。马六十的终生遗憾,感动也激发了乡亲们集资办学的热情,终于建起了第一座小学,发誓要让后代成为识文断字的移民。上世纪80年代,目不识丁的哈麦得让老人服错了药,差点丧命。从而认识到“没有文化比黑夜更黑暗”,发誓要让孩子们“跟上太阳的脚步,走出愚昧的阴影”。到了新世纪初,西海固的女儿马哈麦考上北京的大学了。村里的欢呼声就像“伏天伴着雨声的一个炸雷,响遍山前山后”,女娃们“拉着绿色的盖头当旗帜,示威一般从这家跑到那家,从这座山跑到那座山”。高深满怀深情地关注西海固的三代人,生动刻画了他们渴望用知识和智慧改变贫困面貌的坚定志向。西海固人民划时代的觉醒,是一首足以撼动读者心灵的时代之歌。

《那片淡淡的白云》的价值不在于篇目众多卷帙浩大,而在于作家不遗余力地呼唤一个真活时代。集子中的一些作品在高深的博客上传播过。他坚持说真话,诉真情,与以数万计的网民推心置腹,坦诚交流,弘扬正气,抨击腐败,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。高深在谈及散文三要素时,把真情放在首要位置,认为这是散文作品的灵魂。他说:“散文的真情包括两个方面,一是作者写作时要动真感情,以真实的情绪写作;二是所写的人和事与景都要蕴含着内在的真情。二者缺一不可。”在他笔下,无论是风餐露宿在黄河岸上的船工,还是唱着“花儿”摆渡旅客的大嫂,无不浸透了作家的深情眷顾。而那些在险象丛生的水面上,在生与死的夹缝里,与大自然苦苦斗争的筏子工们,更是作家引为知己的豪客:“半皮筏子是黄河举起的第一面旗帜,摆筏子的硬汉是黄河春天的旗手!”对于那些终生献身治理大漠事业的拓荒者,作家更是以充沛的诗情献上豪迈的壮歌:“那闪光的水库,是你透明的永不干涸的思想;那攀附雪山的条条水渠,是你热血沸腾的脉管”。高深在自己许多作品里,极力弘扬中华民族百折不挠,奋发图强的精神品质。如《黄土高原没有眼泪》《腾格里里的〈草叶集〉》《他们也有过二十五岁》《雨蒙蒙的黎明》等。

高深最值得尊敬的气质与文风是不说假话。这是因为他深深感受过假话的危害性,假、大、空不仅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蒙受过奇耻大辱,而且使我们在经济和精神上蒙受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。他深深懂得在广大读者和网友面前,唯有真话,才能打动别人的心灵,才能引发社会共鸣。他的文章浸透着一股清新迷人的亲和力,一股强烈的抑恶扬善的战斗力,使自己成为社会进步的推手。他的笔触涉猎很广,小到亲情友谊,大到治国理政,皆可在区区千字以内,写出这些警俗醒世的文字,迸发出力透纸背的独特感悟,使读者与网友眼前一亮。他的力作《泪眼问花花不语》,结合邓小平在仕途上的潮起潮落,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符号,解读明洪应明的佳联:“宠辱不惊,闲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,歌颂一代伟人光明磊落的情操,让人肃然起敬。高深曾在政治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。他11岁参军,是个名副其实的红小鬼,原本是一纸洁白无瑕,为何一下子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了?百般想不通,一连22年,年年上书中诉,耿耿于怀。直到晚年才从鉴真和尚受高人指点,从泥净中看到自己留下的脚印的故事中,受到启发,意识到自己蒙难22年,在逆境中积累和收获到的巨大精神财富,是常人难以企及的。他把自己的领悟写进《泥净中有脚印》,劝慰自己,警示冤假错案的危害,也让读者受益匪浅。

高深的散文作品通今博古,有着很有说服力的艺术魅力。这些文章或评说习惯势力的惯性与危害,或论证保持新鲜感对推动历史进步的奇妙功效,发人深思。他的《知识分子的气节》更加秀竹凌空,青松屹立,对成名节为生命的气节中外的知识精英节节颂扬;对历史上与现代知识分子一生群体性失节的惨痛教训痛心疾首,同时对权力者也道出了语重心长的警告。他的《别忘了自己是谁》,说明一个人保持自己率真个性的可贵,而假戏真做,弄虚作假,装腔作势那一类鬼把戏,不仅会失掉自我,也会成为貽笑大方的笑柄。他的《记忆就是历史》,从唐太宗李世民的“人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以见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知得失”说起,指出,“没有记忆就没有昨天,没有昨天就没有历史,没有历史,后人就有可能再次进入‘盲区’,重蹈覆辙,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,温故知新,才是大智慧者”。

读罢高深的这些散文作品,常常会使你掩卷沉思,为他的机智和灵性感染,引发无尽的联想,甚至会产生与之促膝攀谈的欲望。每当我开启高深以“青青山人”名义推出的博客,便会遇到老老少少的粉丝为之拍案叫绝。这种在过去从未有过的体验与心灵慰藉,也常常让高深兴奋不已。读者和网友的认同,正是对作家最可宝贵的回报啊!

（《那片淡淡的白云》,高深著,作家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）